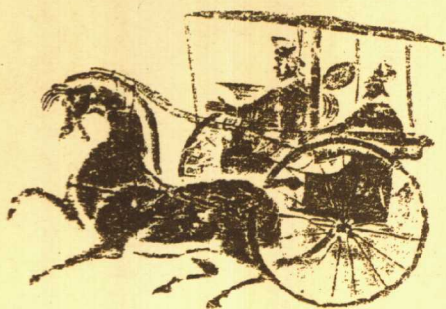


崇文学术文库

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一辑」

董恩林 主编

崇文书局



本书共收论文28篇。

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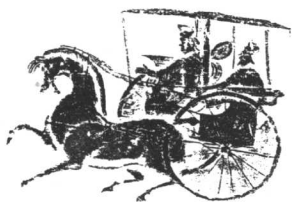
即中国历史文献研究、

儒道思想研究、

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

文化史研究。

绝大多数都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之作。



崇 文 学 术 文 库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书系

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董恩林 主编

崇 文 书 局

(鄂) 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 (第一辑) / 董恩林主编. — 武汉:
崇文书局, 2002

ISBN 7-5403-0512-6

I. 历… II. 董… III. ①古籍整理—中国—文集②历史
—文献—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G256—53②K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2714 号

出版发行: 崇 文 书 局

(武汉市黄鹄路 75 号 430077)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2

印 张: 15.625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40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蒙文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 问 章开沅 朱祖延 冯天瑜

主 任 邱久钦

副 主 任 王建辉 叶生刚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王玉德 朱 英 向光忠

杨合鸣 李晓明 吴天明 别道玉

何晓明 张林川 张艳国 陈 锋

周国林 赵世举 钟 年 郭康松

编者的话

新的世纪，新的春天，应该有新的起点！这本论文集便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新世纪第一年科研工作新起点的一种表征。

历史文献研究所是一个有着二十年历史的科研单位，她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加强古籍整理工作的重大决策背景下，由教育部直接批准成立的，并受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直接指导和资助，几乎同时获得全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因而有着相当高的学术起点。她的创始人、已故著名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不仅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践了建设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设想，创立了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而且为人表率，前后出版了850余万字的著作，包括未刊稿在内则有1000多万字著述，已经远远不是“著作等身”四字所能形容，其中既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之作——《中国文献学》，也有体现先生深厚国学功底的百万字巨著《说文解字约注》和《清人文集别录》等；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博士与硕士。先生的第一代学生和事业继承者崔曙庭、李国祥、熊铁基等老师同样为历史文献研究所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熊铁基教授已经走在汉唐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前沿，近年来又组织撰写了《中国老学史》、《二十世纪中国老学》、《中国庄学史》等，开辟了本所道家思想史文献研究的新领域。在两代学者的率领下，历史文献研究所在古籍整理和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翻译了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等，整理了千万字史料文献《明实录》等，出版了《国学知识指要》、《古籍整理研究八种》等文献学理论著作。所有这些，既是我们的精神财

富,更是我们的前进动力。近二十年来,全国古籍整理工作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的规划与领导下,不仅取得了丰富的学科理论建设成就,也产出了一大批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面对这种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兴旺景象,我们历史文献研究所的第三代学人必须奋起直追、与时俱进,将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历史文献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高峰!将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因此,我们决定建设一块自己的学术园地,加以精心的耕耘、持久的培护,以激励我们的科研热情,显示我们的学术足迹,接受老专家的检阅与教诲,招引新生代的关注和参与,这就是我们出版这本论文集的初衷。由于历史文献研究所过去一直致力于历史文献整理与思想文化史研究,故本论文集取名为“历史文献与文化研究”。论文集共收论文28篇,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儒道思想研究、张舜徽学术思想研究、文化史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之作。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窗口,力求年年推出一批新成果。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使我们的学术研究跨上崭新的台阶,迈出坚实的步伐,并与学术界同仁展开更广泛的学术交流,以期对我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与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董 恩 林

2002年5月

目 录

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	陈蔚松 (1)
论两《汉书》“五行志”的文献价值	陈业新 (16)
庾肩吾《书品》创作年代考	高华平 (30)
简论隋唐童蒙教育文献的特点与源流	梅 蕾 (38)
唐修《晋书》志文考辨	李晓明 (57)
唐宋家训文献考述	杨昶、赵振 (97)
马端临《文献通考》的文献学特色	王瑞明 (118)
论杨守敬郾学研究的成就与地位	邹华清 (134)
试论洪业在索引学上的成就	顾志华 (149)
清辑《世本》综论	王玉德 (165)
康熙帝与科技文献	赖玉芹 (189)
中国文献分类编目的起源与演变	姚伟钧 (198)
关于老学和老学史	熊铤基 (212)
试论先秦哲学中“和”概念的发展	姜昧茗 (219)
《太玄》版本考述	刘韶军 (240)
唐代《老子》诠释文献述论	董恩林 (275)
道教南宗老学中的心性超越理论	刘国盛 (293)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的“气论”初探	余和祥 (310)
张舜徽先生著作概览	崔曙庭 (325)
张舜徽先生拟议修撰之作缀述	周国林 (343)
论张舜徽评价清学的双重标准	刘筱红 (353)

巴、楚关系与巴楚文化的形成	蔡靖泉 (368)
从巴楚历史看两地风俗的相互影响	顾久幸 (408)
论《乡党》篇中的孔子	贾国伟 (423)
司马迁的古今观	谭汉生 (435)
“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赵庆伟 (451)
蔡水辨	李勤合 (470)
《康熙王朝》重大史实辨误	张三夕 (478)

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

陈蔚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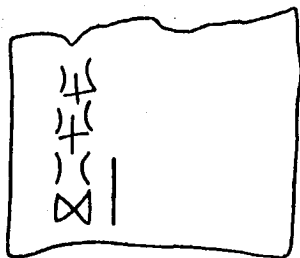
1976—1977年，在陕西关中西部，岐山、扶风两县之间，发现了周原遗址，并在岐山凤雏村甲组周初宫殿（宗庙）房基二号西厢十一号窖穴中出土了甲骨一万七千一百二十片，清理出带字的卜甲一百九十多片，计有五百八十一字。周原甲文有卜祭、卜告、卜出入等内容，还有六片卜甲刻有用数字组成的易卦；其中八十五号卜甲刻有数字卦及卦辞：“曰其□□既鱼（吉）”。^①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搜集了大量的数字卦资料，按照奇数是阳爻、偶数是阴爻的原则，将数字卦与《周易》中单卦和重卦相互对勘，无一不合。其中几片周原卜甲与《周易·蛊卦》的对应如下（卜甲原竖行数字卦画用今体写出，横排）：^②

7号卜甲	八七八七八五	☰	☷	上坎下离	既济卦
81号卜甲	七六六七六六	☷	☷	上艮下艮	艮卦
85号卜甲	七六六七一八	☷	☷	上艮下巽	蛊卦
91号卜甲	六六七七一八	☷	☷	上震下巽	恒卦
177号卜甲	七六八六七六	☷	☷	上艮下坎	蒙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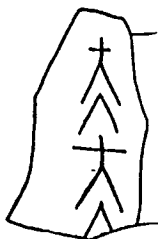
① 陕西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② 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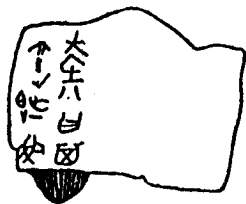
徐锡台、楼宇栋同志《西周卦画试说——周原卜甲上卦画初探》一文附有四片周原卜甲卦画摹本，如下图：^①



1



2



3



4

岐山凤雏村甲组周初宫殿（宗庙）房基二号西厢房十一号窖穴出土卜甲上八卦卦图

1.7号卜甲摹本（放大五倍）

2.81号卜甲摹本（放大四倍半）

3.85号卜甲摹本（放大四倍半）

4.177号卜甲摹本（放大四倍半）

周原卜甲的发现为《周易》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周原卜甲六个奇偶数字组成重卦，在《周易》中一一找到对应卦，这一

^① 徐锡台、楼宇栋：《西周卦画试说——周原卜甲上卦画初探》，《中国哲学》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发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数占法是易卦的起源，今天用阳爻阴爻表示的六十四卦，是由数字卦演变而来的，周原卜甲用六位数字组成重卦，说明西周以前已形成六十四卦，如《周礼·春官·太卜》所言，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原 85 号卜甲除了数字卦画之外，还有卦辞，虽然字数有限，仍可考见周原卜甲与《周易》之间的重要联系。

由 85 号卜甲摹本可以看出，卜甲有两行卦画，右行上为七六六七一八数字卦画，用阳爻阴爻表示是上艮下巽，与《周易·蛊卦》相合，数字卦之下紧接“曰其”两字；左行应是三个字，下两字为“既鱼”，“鱼”借为“吉”，上一字徐中舒先生曾释为“文”，“文同吝”。^①按，《周易》中吝借为遯。《易·蒙》初六“以往吝”，《说文》引文“吝”即作“遯”：“遯，行难也，从辵磷声。易曰‘以往遯’”。在《周易》中吝字有其事难行或将遇艰难之意。《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此处“吝，终吉”与《蛊卦》“厉，终吉”相比较，若“厉”释危厉义，两句义近可通。又，《蛊卦》“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但卜甲“既鱼”上一字释为“文”，按字形而言，似有可商。

笔者认为，周原 85 号卜甲上的数字卦用阳爻阴爻表示即与《周易·蛊卦》相对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卜甲上的文字，如左边“□既鱼（吉）”即是卜甲卦辞，它也同《周易·蛊卦》初六爻辞“厉终吉”相合。试作详述如下。

^① 徐中舒：《数占法与周易的八卦》，《古文字研究》第十辑，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8 页。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九列举《诗经》中许多文例，论断“终，犹既也”，“终与既同义”。今摘引数例：

《诗·终风》：“终风且暴”，终，犹既也，言既风且暴也。

《伐木》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言既和且平也。

《那》曰：“既和且平。”是也。

《定之方中》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此言文公既迁而得吉，信如卜所云也。^①

上引《诗经》用例，“终”与“既”同义，可证周原 85 号卜甲“既鱼（吉）”与《周易·蛊卦》爻辞“终吉”同义；《诗·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两句也为卜辞，其词例句意尤可为参证。

又，卜甲“既鱼（吉）”上一字，从字形来看，似可释为涉深水之“厉”。《诗·邶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厉为涉深水之义，水深则河宽、河广，故厉也有“水涯”之义，《诗·卫风·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厉。”毛传：“厉，深可厉之旁。”《广雅·释诂一》：“厉，方也。”王念孙疏证：“厉，谓水涯也。厉之言淝也……厉与淝声近义同。”

卜甲“既鱼（吉）”上一字构形分三部分，下形、上形表示由此岸到彼岸（水涯），中间构形与上下形照应组合，表示水中深渡之义，全字构形即表示渡深水、渡宽阔江河之义。卜甲此字为渡深水之本字，会意，典籍假借为“厉”，《诗》中用例表示深渡、表示水涯，与卜甲本字构形表义相合。又，《周易·蛊卦》卦

① 王引之：《经传释词》，岳麓书社，1984年，第191—193页。

辞：“元亨，利涉大川。”今人马恒昌《周易辨证》：“利涉大川取象于下巽上艮。巽为木、为风，艮为涯岸、为止，木舟乘风有涯岸可上，故利涉大川。涯岸以艮是山为据，山临水为涯岸，互卦有兑，兑为泽（䷹>互兑），艮在兑上，故为涯岸。”^① 此处分析《周易·蛊卦》卦象“木舟乘风有涯岸可上”，与本文分析周原卜甲《蛊卦》“既鱼（吉）”上一字构形表示由此岸到彼岸（水涯），表示渡深水、渡宽阔江河之义也相应相合。

我们再看原本紧相连接的《周易·蛊卦》卦辞、初六爻辞：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并转录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同卦卦辞、初六爻辞，以作对勘比较：

箇（蛊），[元]吉，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初六，干父之箇（蛊），有子巧（考），无咎，厉终吉。^②

帛书《六十四卦》与今本《周易》在此处最大的差异是卦名：

前者为“箇”，后者为“蛊”。“箇”“蛊”音近可通，《周易·序卦》：“蛊者，事也。”此处解释符合“箇”“蛊”在《易》卦中的原义。但是，蛊字，《说文》谓“腹中虫也”，可引申为蛊害、蛊乱、蛊惑等义。《周易》中用“蛊”字，致使不少人解《易》仅从字面上解“蛊”字，而用其蛊害、蛊乱等义，使《周易·蛊卦》说解产生不少歧义。相比之下，帛书“箇”字比较近古，若

① 马恒昌：《周易辨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②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正本清源，以音义而言，“𪚩”“𪚩”都当读为“故”，读为“古”。

甲骨文中有“古”字，即后代的“故”字，甲骨文“古”作为动词，有“从事”、“办事”之义，^①如：

“其从王古”（《甲》2121）

此条卜辞义为：“随从商王办事。”这样看来，“故（即古）”在典籍中训为事，可以在商代卜辞中找到本源。而《甲》2121卜辞正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阐释、理解《周易·蛊卦》及帛书《蛊卦》。

二

周原出土的卜甲，除了上引数字卦以外，还有9号卜甲甲文与85号卜甲卦辞及《周易·蛊卦》卦辞、爻辞有一定联系。周原9号卜甲，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一文释文为：

“大出于川”^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释文为：

“大出于河”^③

①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44页。

② 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方国、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84—202页。

③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据卜甲照片，“川”字在卜甲断裂处，左边一笔只留上面一点痕迹，但仔细辨认仍可以看出，中间一笔下面有点缺损，右边一笔尚完整，这两笔笔形为水波形，如果忽略左边一笔痕迹的话，与甲文“河”字相似。但据左边一笔痕迹及卜甲四个字竖行摆布来看，徐文释“川”为是，又指出“此川即指黄河”，也是正确的。

《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武王这一次大举出兵伐纣，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以为天命时运未至，乃还师归。

过了两年，武王再次率师伐纣。

“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誓已，诸侯会兵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文王九年逝世，武王即位，先后两次率师渡河大会诸侯之兵而伐纣。据晚书《武成》记武王灭纣之后祀于周庙，祭告成功。武王对众人有这样一段话：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

现在我们可以说，周原9号卜甲曰“大出于川”，所占卜事即大举出兵渡河伐商。古代占卜有卜法，也有筮法。卜是用龟甲

占卜，筮是用蓍草占卦。古人占卜吉凶，往往占卜结合进行。《诗经》中有周人亦卜亦筮的记载：“尔卜尔筮，体无咎言。”^①“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迯止。”^②周原出土卜甲有卜祭、卜告、卜出入等内容的卜辞，也有用数字组成的易卦，证明卜筮是结合进行的，特别是85号卜甲既有数字卦也有卦辞，其数字卦用阳爻阴爻表示则与《周易·蛊卦》相合，而《蛊卦》卦辞首先即言“元亨，利涉大川”，此乃与周原9号卜甲“大出于川”为同一件事。“利涉大川”也见于《需》《泰》《同人》《益》《涣》《中孚》等卦，为卦辞；见于《谦卦》《为初六爻辞》，《未济》为六三爻辞；又《颐卦》爻辞：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其中《蛊》《同人》《益》三卦很重要，所指比较明确，内容有相互联系。可以看出，“大出于川”——渡河灭商，“（不）利涉大川”——出师吉凶，是周人极为重视的一件大事，所以在周原出土的卜辞和数字卦中，都留下了记录，在传世的《周易》卦辞、爻辞中反复出现，显得特别突出，特别重要。

关于《蛊》卦，尚有春秋一筮例可为参证。《左传》僖公十五年载秦穆公涉河伐晋，筮占吉凶，所筮得即为《蛊》卦，《左传》原文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本引述如下：

秦伯伐晋。卜徒父占之，吉：“涉河，侯车败。”诂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壬戌，战于韩原……秦获晋侯以归。

① 《诗·卫风·氓》。

② 《诗·小雅·杕杜》。

“涉河，侯车败。”杨注：“此盖筮词，言晋侯之车败也。顾炎武《补正》谓‘涉河，侯车败’非占词，乃事实，当是秦伯之车败，故穆公以为不祥而诘之耳。按之全文，似不合。”^①

“夫狐蛊，必其君也。”杜预注：“于《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胜晋之卦也。今此所言，盖卜筮书杂辞。”^②

此处《左传》所载《蛊》卦卦形、卦名与《周易》同，所记占筮之辞与今本《周易》有异，然而异中也实有同。商周之际卜筮得《蛊》卦，“元亨，利涉大川”，“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乃周涉大川灭商之卦；春秋之时卜徒父卜筮得《蛊》卦，为秦涉河胜晋之卦，其言“涉河，侯车败”，以杨说“此盖筮词”为是，筮词是预测之词，事实也是秦穆公涉河伐晋，晋侯败。愚意以为，本文所考周原 85 号卜甲数字卦用阳爻阴爻表示也为䷑上艮下巽之《蛊》卦；卜甲“既鱼（吉）”上一字考为“深则厉”（渡河）之本字，其占筮与周原 9 号卜甲“大出于川”相对应，也与《周易·蛊卦》“利涉大川”渡河灭商，与《左传》《蛊》卦筮例所言所记“涉河，侯车败”，秦涉河胜晋卦义相合，事例相同。周原 9 号、85 号卜甲所卜筮与《周易·蛊卦》所记载为周初一事：周渡河灭商；《左传》所筮《蛊》卦为春秋一例：秦渡河胜晋。

三

《周易·系辞传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

《易传》作者对《易》之时代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即以我们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353页。

②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页。